

编者寄语

《旧书摊里的“漫时光”》，旧书摊里的时光为我们的青春染上色彩，为生活增添力量，在郁闷时抚平心灵，在迷茫时指引方向。

《一场温柔的陪伴旅程》，愿你有好运气，如果没有，愿你学会慈悲；愿你被很多人爱，如果没有，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。

《菖蒲和荻草》，生命丰富多彩，有着不同的属性和界线，在适宜的环境中各美其美，这是自然安排好的——人也一样……

菖蒲不藉寸土，唯饮天露；反观荻草，曾时被嫌恶拔除，今却在暑尽雨来之际，以一穗白花摇曳成诗。

菖蒲其叶如剑，挺然于水泥之上，虽无沃土滋养，却自带清骨。初遇时，如见隐者披褐怀玉，在荒寂处写绿意。然梅雨季里，疯长如少年意气，齐腰茎叶似要揽云入怀；待骄阳似火，终不敌天命，枯槁如倦客归尘。再看荻草，非菖蒲不坚，实乃性与境违；非荻草善争，盖因适得其所。

若能于菖蒲处见无常，在荻草荣时悟自在，便是读懂了天地间最朴素的哲学：各安其位，各美其美，方是人间好时节。

《诗经》云：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”稼穡亦如草木有灵：豆角攀槐如执素尺，红薯爬蔓似铺绿毡，稻麦举穗稳避鼠，花生埋果藏拙。它们以静默作答，遵时令而长，顺物性而存，恰如智者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”。人若学其不逾矩、不牵强，或可少些拧巴，多份坦然。

草木心，人间事。

天地有大美，藏于草木之间；人间多真意，见于俯仰之际。观蒲草荻花之枯荣，悟稼穡苗禾之生息，品稼穡之语、教养之恩，方知天地如炉，众生皆草木，皆在光阴里各自成长。

“我们也是庄稼，来自于土，复归于土。”此语如暮鼓晨钟，道破本质。

人之一生，何尝不像菖蒲历春秋：少时如青苗竞发，中年似稻穗垂首，老来若枯叶归根。名利如阳光雨露，虽不可缺，过求则成灾。试看水泥楼顶，纵无寸土，仍有草木来赴生命之约；反观红尘中人，常困于“水泥森林”，忘了自己本是天地间一抹会行走的植物。

当学稼之“乖”——非盲从，而是知止于天性；当效草木之“韧”——不与人争，却在薄处生根，苦中作花。

N 且听风吟

水从黄河来

——“引黄入西”水利工程感怀

□ 樊文举

若不是亲眼见证，谁敢相信这是事实

滔滔黄河之水，翻越千山万岭

历经千回百转，竟奇迹般地

蜿蜒流入我十年九旱的家乡

西吉

注入一个名叫张家沟水库的驿站

润泽那曾被世人称作“不毛之地”的干涸大地，唤醒干渴的记忆

初至张家沟水库，未见浩渺的水波

眼前，唯有黄土堆砌而成的大坝，引发内心深深的惊叹

震撼与失落交织间，一位施工的乡亲道破天机：

“这是黄河水进入西吉的中转总站，

从这里出发，流向全县千家万户，田间地头。”

“那我们现在吃的是黄河水吗？”

“是啊！当然是。”

唉，吃了近半年黄河水，竟浑然不觉

我顿觉愧疚，仿佛辜负了母亲河的深情厚意

站立工程简介牌前，凝望深蓝色的水库

忽有山风掠过，水面泛起层层银色的微波

倒映的群山，旋转起舞

波光中，我闻见了洋芋的清香

看见了西芹的嫩绿，听见了流水的私语

转身时，脚下的山丹丹花儿摇曳

送别

祖辈们曾用来盛水的陶罐自远方漂来

向我缓缓招手，沉浮的岁月一样

在碧波上讲述着古今和未来的故事

N 足迹

旧书摊里的“漫时光”

□ 陈丽娟

爱书的人，大都是逛过旧书摊，尤其“80后”之前的人。

曾经，我对旧书摊情有独钟。一方面由于旧书摊的价格便宜合适，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旧书摊能买到新华书店所没有的心仪之书，尤其是经典的古籍读物。有段时间，旧书摊陪伴着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光，滋养了我的心灵。在手机占据大把时间的今天，我依然喜欢与书为友，尽管读得没以前多了，但每天仍保持翻阅几页的习惯，认知也比从前深刻得多。在阅读的时光里，我感到充实，心灵宁静自在。

光顾旧书摊的习惯是上高中时养成的。那时我们上学没有现在孩子这么大的压力，周末无需补课。每到周末或寒暑假，我就往东门的图书馆或新华书店跑。我读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霍达的作品，还有余光中、席慕蓉、汪国真的诗文，这些要么从邮政大楼下的旧书摊淘得，要么去新华书店购买。那时新华书店的书籍虽不如现在丰富，但质量绝对有保障。逛旧书摊则需眼尖——既有盗版书，也有他人淘汰的旧书。不过有些古籍经典倒是值得入手，在旧书

摊买书考验的是辨别能力。刚开始我也买到过盗版书，要么错字连篇，要么纸张粗糙。我曾买过一本盗版的汪国真诗集，好在诗集字数不多，内容看得清晰，也就不计较了，只要喜欢就足够。记得某个暑假，我用四个晚上读完了霍达的长篇小说，那时对知识的渴望如此强烈，对书本的世界充满幻想，读书似乎是最大的乐趣，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。

凡事皆讲缘分，读书亦然。在宁大上学时，南校区有个旧书店，我们下午课后常约上同宿舍同学去逛，在那里淘到《雪国》《千纸鹤》《古都》等书，至今仍摆在我的书柜里，还有余秋雨、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。那时每逢周末，除了逛街，便是去银川书城、鼓楼书店看书，光顾书店曾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的文学情结正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。文学滋润心灵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唯有受益者才能深刻体会。

工作后，我对读书的热爱愈发浓厚。有几次，去吴忠的旧书摊淘得一批书，如《管子集注》《庄子集注》《唐代传奇选译》等古籍，还有国外名著《静静的顿河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一次去南京学习，足足带回了一行李箱的书。当时有人说

“出门不背书”，我却没多想，最后在机场办理了托运。这些书多为江苏名家之作，如铁凝、毕飞宇、叶兆言、范晓青的著作。

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，我开始有了更多思考，试着写读书观后感、随笔、小小说和杂文，并陆续在区内报刊发表，后来还出版了散文集《点滴之间》。那时的乐趣不在于发表与否，而在于对生活的观察和精神世界的充盈是那样纯粹，没有丝毫杂质。当笔下的文字变成铅字时，那种喜悦难以言表，我仿佛找到了向往的生活，在阅读与写作中真正体悟到了人生价值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，保尔·柯察金说过：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生。因此，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：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”还有一句：“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，那他就毫无价值！”这些经典语句至今铭记在心，时刻影响着我。读书影响思想，思想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与航向。

在买书淘书的过程中，我常感幸福，这都源于父母的眼光。记得上小学时，父亲每年都会

为我们订阅《小学生作文向导》《故事大王》，很大程度上，正是父亲培养了我们的阅读习惯，深刻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。因此，我对父母始终心怀感激，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思想引导，他们给予儿女的太多，对儿女的爱永远无私。如今，我把这一习惯传给了女儿，她也受益匪浅。

现在，街面的旧书摊越来越少了。一方面，网购的方式冲击了实体店；另一方面，好书多被爱书人购走，即便有旧书摊，也难寻心仪读本，有时碰上了也只是随便翻翻，旧书摊的时光似乎已成历史。如今我购书多在淘宝下单，或带女儿去书店看书。尽管书店里的书籍琳琅满目，环境优雅僻静，经典读物版本翻新，价格却昂贵不少，但偶尔遇见好书，占有欲依然强烈——只不过更多是为女儿购买，我们共享阅读之乐。

光顾旧书摊和书店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旧书摊里的时光为我们的青春染上色彩，为生活增添力量，在郁闷时抚平心灵，在迷茫时指引方向。直到现在，买书看书仍是我最大的嗜好。因为，唯有读书让我们向上向善；唯有读书，让我们的思想不僵化，常读常新，初心不改。

暮春之约

□ 张 鞦

银川的春天来得晚去得早。

每当日历上显示立春，生活在银川的人依然处在供暖期。出门时，羽绒服、帽子、围巾、手套、口罩全副武装，一样也不能少。

树木依旧是光杆司令，小草还在睡梦中，湖水依然被溜光重重的坚冰严严实实地封锁着。湖面上，滑冰车、打陀螺的小孩穿梭往来——这就是银川的早春。

而在南国，目之所及皆是绿色，鲜花盛开、姹紫嫣红。人们早已轻装上阵，漫步于小桥流水，赏花红柳绿，看潺潺溪流，观清泉瀑布，尝春芽美味，享受着春天的盎然生机。立春，似乎是属于南国的。

作为大西北的银川，人们翘首期盼着瑟瑟发抖、光秃暗淡，单调沉寂的冬季早点过去。

传达春意的春姑娘从天上到人间，从南方到北方，忙得脚不沾地，紧赶慢赶到达银川时，已是暮春了。

时间的指针指向四月清明，南国的春天快要落幕，银川的春天才姗姗登场。

光秃的柳枝被鹅黄的嫩叶装扮，灰绿的松树换上了碧绿的新装，银川人盼望已久的春天终于来了！

东风吹来，窈窕婀娜的柳枝翩翩起舞。细雨飘落，小草也偷偷地从泥土中钻了出来：这一撮，那一撮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沐着春风，浴着阳光。翠绿的榆钱悄悄爬上了枝条，马路两旁金灿灿的连翘像排列整齐的小学生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一树树杏花、桃花、梨花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在柔风细雨中竞相绽放。

公园、花博园、园艺园成了色彩的主旋律。看，三五成群的人们流连着五颜六色的花朵，你说枣红色的庄重，我说粉红色的温柔，她说金黄色的明亮，雪白色的文静……就连田间地头、山川湖泊，也迎接着前来踏青的游客。

冰封的湖水，在春天的暖阳中慢慢融化了。碧绿的水面在微风中泛起层层涟漪。成群结队的红嘴鸥在湖面上翻飞起伏，忙碌地享用着游客手中的馈赠，欢快的叫声此起彼伏，仿佛在向人们表达谢意。

短短十几天，到了四月下旬，寒意渐消，树木突然间都绿得亮眼，五颜六色的花儿一下子全开了。大街小巷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全出门了；看柳的，闻花的，唱歌的，跳舞的，跑步的，打球的……

转眼就要到五月了，一股热浪将要推开夏季的大门，昨天还穿外套的人们，今天就已换上了体恤和裙装。清香的槐花扑鼻而来，接踵而至的便是馥郁的沙枣花香弥漫在空气中，拔节的秧苗一夜间蹿高了半截。

迟到的春天像个行色匆匆的过客，还没好好驻足停留便匆匆离去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再短的春天，也复苏了万物，播种了希望……

我向往山清水秀、繁花似锦的南国早春，也喜爱迟到而短暂的银川暮春。



旧时光

齐豫

N 灵犀

菖蒲和荻草

□ 阿 辉

近段时间没有下雨，楼顶干燥的水泥地面把仅剩的一点儿水分都蒸发了。菖蒲是喜欢阴湿的水生植物，楼顶的环境不适合它生存。不过，我当然不会看着喜爱的它就这么枯萎，立即下到四楼，拧了一通自来水，一勺勺浸润，把菖蒲喂得饱饱的。我还看见有一棵讨厌的荻草，贴着菖蒲长了起来，就用手去拔。荻草的根钻进缝隙里，没有连根拔起，只拽断了大部分叶子，我的手指还被锋利的叶缘割破，流了一些血。

梅雨季节来临，天下大雨，楼顶的菖蒲疯了似地长，一天一个样，半个月就长到齐腰高，一大簇生机勃勃的茎叶生机盎然，杂而不乱，显得亭亭玉立，端庄秀丽。我偶尔帮它除去身边的荻草，其他什么也不用做。按照这个生长速度，也许明年的楼顶将被菖蒲完全覆盖，想想屋顶绿得诗意图景的画面，就让人激动。

出了梅雨季后，高温少雨的天气接踵而至，没几日，菖蒲的叶片大面积枯萎发黄。每

天拧水成了我多出来的分外事，还招来老板的不满，只能偷偷进行。有一次出差数日，菖蒲没人浇水，在极端的高温天气下全部倒下，等我回来时，楼顶只剩下一团倒伏的枯黄败叶。骄阳如火，我不敢靠近菖蒲，远远看去，虽然还有几片叶子是绿的，但它肯定逃脱不了渴死的厄运。我用手一摸，顶楼的水泥地面滚烫，鸡蛋都可能烤得熟。理想中的“空中花园”还没来得及开花，就意想不到地结束了。

菖蒲根本熬不住炎热，我倒是省了一桩打水的差事，再也不用去楼顶查看它，让它自生自灭好了。终于迎来降雨降温，某日，我因故又去了一趟楼顶，下意识地走到阳台，竟然发现阳台中央的菖蒲又是一片翠绿。“奇迹，生命的顽强总是超乎人类的认知。”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在肚子里搜索讴歌的词汇，向着那片神奇的绿一步步走过去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菖蒲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簇生机盎然的荻草，其间，一枚枚荻花在风中含苞欲放，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。

生命丰富多彩，有着不同的属性和界线，在适宜的环境中各美其美，这是自然安排好的。人也一样。



一场温柔的陪伴旅程

——简评《愿你慢慢长大》

□ 甘武进

“愿你有好运气，如果没有，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；愿你被很多人爱，如果没有，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。”“愿你成长的世界，好过我们今天的世界。”当我们翻开《愿你慢慢长大》这本书时，从字里行间，我们感受到为家长的温情、宽容、愧意与祝愿：最珍爱的孩子，愿你慢慢长大，愿你快乐成长，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，愿你拥有最美好的人生。

此书是本“慢养育”的名家散文合集，收录了刘瑜、周国平、贾平凹等名家近30篇随笔，包括父母写给孩子的书信、自身成长经历之谈及对子女教育的看法等，分享了值得家长借鉴的教育经验。作者来自不同领域，有学者、教师、作家、科学家等，也有普通父母。他们写给子女的文字温馨感人，对孩子个性的思考真实、

客观，充满人性光辉，对自身的成长经历充满反思，对下一代的教育拥有相对独特的看法。

很多人，在当上父母之初，都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自己并不比当年的父母更懂教孩子；还会发现自己仍在不知不觉延续自身的成长模式教孩子，当年那些被自己痛恨的做法，依然被施加在下一代身上。比如，期待他考第一名；比如，送他去各种各样的兴趣班，生怕落在别人后面；再比如，给孩子与时代脱节的价值观……我们付出很多的辛苦，还是常常感到迷茫，我们像被裹挟在洪流之中，停不下来。

我们需要“慢”下来，静下来。周国平说，当孩子表露出大人也不堪承受的生命忧惧，提出大人也不能解决的人生难题时，我们要留心、倾

听、鼓励，要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孩子讨论；不知为不知，切忌用一个平庸的答案把问题取消；要让孩子从小就对人生最重大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，保持勇于面对和开放的心态，这有助于在他的灵魂中生长起一种根本的诚实。孩子心灵中的忧伤、头脑中的困惑，日后必将开出艺术的花朵，结出智慧的果实。

李银河给存在学习障碍的儿子写了一封信——赢在起跑线上也不一定一生都成功。她写道：人生境界有四类，一种是既成功又快乐，一种是既不成功又不快乐，一种是成功但不快乐，一种是不成功但快乐。我当然希望你的生活既成功又快乐，但万一不成功，我也希望你是快乐的。成功了——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；不成功——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

扁舟。人生苦短，希望你珍爱自己的生命，做一个优雅而可爱的人，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。

学者刘瑜对孩子说：我所理解的成功，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。据报道，一位媒体人在得知2岁的儿子患有自闭症时，仍用诙谐幽默的语调给孩子写了一封信：现在你一天比一天进步，我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。你势头很猛啊，小朋友，不得了啊。字里行间都是爱怜，让看信的人笑着笑着就哭了。董桥说：学生活比拿文凭要难。他希望女儿：要懂得过快快乐的生活，要学会过各种不同的生活……那些充满温情和爱意的语言，承载着这世间最让人动容的情感。

这